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九卷

曾止山詩序

危習生遺詩叙

旣堂續集叙

一石山房詩叙

登高集叙

閔賓連游廬山詩叙

聽鸚軒詩叙

青山集叙

伯子詩鈔引

漱芳詞序

徐頑起詩叙

娛墨軒遺詩叙

來鶴詩叙

初蓉閣詩叙

唐邢若詩叙

楊雨三遺詩叙

遊京口南山詩引

龍塢遺詩叙

滌餘遺詩引

梓室銘叙

虎丘中秋讌集詩序

借一亭賞牡丹詩叙

拳石齋詩叙

黃虵懷詩叙

樹德堂詩叙

費所中詩叙

詩遜敘

容軒詩序

二汪遺詩叙

了溪一家詩叙

江湖一客詩叙

問山詩集叙

汪秋浦詩集

詩士重詩序

淮游草序

華子三詩序

二集自序

長嘯閣詩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九

叙

寧都魏禧水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曾止山詩序

余幼與曾止山比戶而居長又同學自年十三四輯以古朋友相望責故于易堂諸子中於止山最久且篤也止山以兄事予有小過每面折之其爲文自制藝及古文辭則必使余論定而止山方習制藝時好爲詩諸詩餘歌曲靡不習日與余伯子唱和爲咲樂

楊六叔同  
學則打如  
曲

秀林詩集卷之六  
一  
余未能也。余旣放廢山中，嘗好論止山。及吾季弟詩彭躬菴，咲而視予，曰：子亦姑舍是乎？又十年，余稍肆力于四五言古詩，旁及近體，躬菴又以為工，而序之。而乃今而余得序止山之詩，止山為人，愿僕沈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為詩工美多艷，及遭世變，更歷患難，詩日趨于老樸。

止山為貴公子，裘馬自喜，好慷慨，緩急人未嘗一以聲勢加鄉里，又能以死

此論前人所未發却無議論於張之態出語簡妙而意法高超

任大事故年二十時清江楊文正公有古大臣之目及不得志或自課耕以食其所獲或浮沉乞食于江湖歷世益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與易堂諸子論昌黎送李愿文愿親爲西平子。雖業富貴天下莫敢望。一旦脫屣于盤谷爲人情所牽難而昌黎爲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今予叙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夫此也。余於

律詩心無所自得乃止山則亦必強予論之世之貴  
人名士多所歎譽終必以予言為斷其篤信之過三  
十年如一日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佳年時間復捐  
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而益工予所以叙止  
山者又不足為定論也

揚商賢日閒閒淡淡踈踈落落其妙正如好風東  
來經物不覺此種度致真逼六一翁

○○○危習生遺詩敘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少長。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敘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爲賈。又大折閱。予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爲兄。習生聞躬庵。違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備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爲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



生於。是。乃。爲。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  
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  
習。生。爲。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  
愛。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  
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子。同。年。生。年。四。  
十。七。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  
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况。從。再。從。以。下。習。生。  
義。其。兄。之。窮。身。比。備。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  
紙。嚴。冬。氣。泣。寒。水。澤。腹。堅。鑿。池。冰。以。溫。殺。兩。手。皸。疾。

未嘗色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間作日簞  
笠采擷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箴弄  
十指皮澱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  
復須嗚呼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餘  
力法之嚴在此為詩咏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  
不潸然涕下也辛亥寒食魏禧題

熊見可日情致迴環字字生氣後段嗚咽跌  
宕淋漓何減歐公伶官宦者傳論

〇〇〇 漑堂續集叙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漑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爲之先驅。

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

人

忽自楚中至

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漑堂續集示余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

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隸。譬如  
豪僕失主人。則悵悵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  
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  
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不知  
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爲刑名。荀卿一傳  
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幾既  
聞而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  
謂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  
也。天之雨。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

不可釋手者卷之  
柯數者手中不一  
况即血頁捧之  
以當佩符之後  
重耳

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  
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  
嘆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  
矣衝口而出搥筆而書磅礴與行不可窺測然豹人  
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  
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  
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  
其詩別有所以為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予將歸  
山中豹人命為之叙適予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

日復相與論文。于是力疾疾書質之。伯璣以貽豹人。伯璣爲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寺。見孫先生也。

陳伯璣日中多名論。其格于斷處最佳。而末段悲涼澹蕩。如瀟湘烟水。無風自波。

○一石山房詩序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予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揮扇不已予竊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予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予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予韶九度受業門下乘間請曰程子詩何能然先生初見二語耳何遽如是予曰汝不聞乎瓶水來知天下

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涼恍壯之情皆可得于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既子去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循巷如木思與故人談何之九度曰非山公不可則相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醇醪就地下共酌曰吾藏此十年矣已更持杯而謂予曰如酒得情族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三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斷棄世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示別後詩則又卽席賦貧家有良夜客重



喜開尊之句且日前杜茶村爲吾敘詩子其可無言

于是敘之曰格妙尤妙於簡山公

歛人 世家子不事家人產

而好詩嘗岸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

蔣前民曰敘寫如畫筆筆神氣生動似司馬子長

○○登高集叙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游西陵九日爲登高之會。游未  
暢。大宗乃傲古爲展重陽。客集而天雨。大宗曰。吾再  
展。以日二十九可哉。期日。舟徒雜進。諸名士聞風來  
會。三會皆有詩。游旣樂。於是各奏其文。啟序書引。說  
記紀事贊賦辭題辭曲樂府雜詩餘演連珠騷老樹  
書後之體。凡二十。唯檠拉雜。彬彬然。嗚呼。盛哉。或曰。  
由是三月之三。可展爲十三。再展爲二十三。乎。君子  
曰。可哉。雖然。莫良於九。三與九皆奇。陽數。而三三以

爲九。爲老陽。物老必變。變故生日。重九矣。而展之再展之。則生而不窮也。且夫古曰重九。不曰重三。離三加二。陽居九之半。亦不曰重五。魏文帝曰。九久也。以其宜於長久。展而展之。長久之義也。九月。月在戌。陽氣及戌。幾於剝矣。聖人慎焉。命亥以爲陽。卯而戌日。重陽。故展重九者。義與易春秋合。於今爲宜。而吾則又嘗以謂令節遺俗。莫美於登高。女懷春。士悲秋。此深於情者之言也。秋易悲。登高望遠。悲尤甚。陳子昂登幽州臺。其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

之悠悠，獨潛然而涕下。人苟能俯仰古人來者，悲謝天地，無時無地，不可以登高。况在九月，大。宗。其。將。有。所。悲。乎。抑。無。所。悲。乎。何。情。之。深。也。予。於。諸。子，少。舊。惟。海鹽陸冰修，已十年不相見。鹽城宋射陵，仁和張孺懷，重九主人，大。宗。則。相。遭。於。廣。陵。

者也。大。宗。好。友，樂風雅，集其詩若文，刻之，而屬予序。時辛亥莫春日。

孫豹人日以說體爲叙，陳義甚大，文之古潔，亦如南山秋色，氣勢爭高。

○○閔賓連游廬山詩敘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天畧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與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跡。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工。閔子賓連。歙人也。與予交十年。以詩文相得。庚戌再遇于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玉古人所謂沈辭佛悅。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淺者。庶

幾足當之。而渾麗老澹，更出入陶謝杜許間。且吾觀賓連，似不徒欲以詩人見者。讀其忠宣祠彭澤懷古諸篇，別有寄托。

此其意卽謂之不在山水可也。然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詩人吾季弟和公，舊年之秦中，作西行道中詩百二十首，登華山絕頂高韓昌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峯嶒崩劣，能

秀拔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間道。下玉川門。處于聽而精神恂悅者。久之。蓋予昔經此道。三。步之外。動出。意表。驚怪。狂呼。木。落。石。墜。嘗欲爲詩寫之。

惜夫賓連吟。眺于五老玉川。而獨未過此也。

李鏡月曰。委迤而峭拔。讀之便如游佳山木。于常徑洗滌殆盡矣。

○○聽鸚軒詩叙

鳥鳴于春。蟲鳴于秋。簷發栗烈風之聲也。及冬加厲。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古人之于詩。亦然而後世。摹而倣之。不春而躬不秋。而蟲夫其質矣。然倣之工者。春而聞簷發之風。冬而百鳥和鳴。變四時之氣。造萬物之情。是亦不可以廢也。引而譬于自然。所謂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者。則其相爲工也。蓋遠吾之論詩。無有工而不好。而貴依其質。虎豹之毛蔚然。其文。狐貉之深厚。爲煖于人身。而飾觀。然而皮以爲質。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失其質者如剝敗其皮而綴虎豹之毛者也而安所得飾此其弊古人蓋多有之呼天而叱鬼神沈寃幽憂懷沙而沈水于是乎離騷九歌九辨之文作焉而屈宋以下摹而倣之者何多也賈生悲憤不得志其文近于情實視諸家爲獨工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雖工吾未嘗不厭江陰李子膚公以工詩聞于人先君忠毅公死魏奄之難膚公痛之旣壯遭時不偶棄諸生自晦其爲詩感慨悲愁若大冬之風簌發而不可遏其質固有然者而當

春秋佳日。朋好往來。爲文酒之會。自適其意者。亦往往見之。吾聞江陰多志士。甲乙間嬰城而守。甘死禍如飴。至闔門數十人。趣死無噍類者。不勝數。今其遺民。剩夫當猶有存。作爲詩若文。以自遣。釋亦當不乏。李子試爲我求之。毋徒冶鐵沈諸井。納諸瓠而浮乎江海也。

伯兄善伯曰。往復百折。情深無已。其音致蒼涼。淵忽亦似從離騷。史記得力。

吳公及曰。看來只是詩本性情耳。此語却被今之

叙詩者說得李腐可。厭如此清新刻深使人悟化。  
臭腐爲神奇之法。

○○青山集叙

青山集者卞君楚玉夫人吳若子氏所作也夫人家  
青山既轉徙江淮無常地有西湖梁谿虎丘廣陵諸  
集最後彙次之以青山名夫人於是年六十餘矣

楚玉中道卽世未有後夫人依女夫劉子峻度以老

時回首故鄉躊躇躑躅不勝丘首之感焉夫人長女  
立文工詩

辭次女德基善書並賢能好讀書精筆札先後事劉

孝廉峻度如劉敞王拱辰故事峻度以豪達名廣陵

事夫人如母二十年如一日云天下女子能詩者不乏人夫人於與

亡盛衰之大故篇什留連不一而足有國風諷刺小

雅怨。誦之。義予讀之。低徊泣下。然楚玉一貧書生。夫  
人非有象服六珈之遇。而徃徃若此。則真吾所不解  
也。夫人以詩名。垂四十年。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  
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  
悉成玄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朱顏。奕  
然有丹砂之色。遂不甚作詩矣。予交峻度。最善。來廣  
陵。輒主之。夫人與其二女。嘗以詩書酬贈予。內子間  
屬予論定其詩。因得請見夫人。吐辭溫文。出入經史。  
相對如士大夫。予每退而歎息云。

○伯子詩鈔引

家伯子生四五歲時先歿君嘗卽席命對輒應口就  
十歲能作詩年未二十所著詩賦古文辭雜著峽高  
起幾與身等蓋音律之學不假授受師心造妙其天  
性然也伯子姿性曠逸畏拘檢年今四十時復與兒  
子行戲謔若十四五歲人以故少年才俊之士樂得  
親之然往往迂謹如先輩生平于天性骨肉間情至  
不可解其有過必令人見又方愛敬君子至以直道  
相諍執雖面折庭辱不爲嫌世人日日見伯子與伯

子談笑飲食起居卒若不相識。面禱少伯子四歲。自  
勿及長。皆同學。伯子嘗謂吾生平知己。惟汝一人。每  
念神交友生之詩。未嘗不獨處涕下。今二月。命與季  
弟禮同校詩。詩多不能盡寫。因抄所最愛者。入行篋。  
以自怡悅。不求多也。詩于艷情十幾七。入然其感時  
寫意之作。自足見作者本末矣。

丘邦士日文。只率意而言。自見真致。其有生意處。  
乃益佳。

○○漱芳詞序

文之與詩可恃學而成。天資朴魯者。積其攻苦之加。殆足入古人之室。唯詩餘則視夫人之才與情。才與情弗善者。雖學之而不工。越子辰六子向見其中式文典雅湛深。爲明堂辟雍之器。及讀漱芳詞。廬山諸作。峭然高岸。遠壑澗澗激湍之水。接於目。所擬宮詞。婉戀多豔。如聞幽房曲室。季女愁嘆之聲。何其又工也。予於詩文諸體。每學爲之。獨生平未嘗作詩餘。非志不欲。才儉而不能。豪情朴而不能。艷世之爲豪者。



多生撰桀劣。不稱其體而艷者。逞逞雜出于吳歛曲。  
調。吾不能工。所以不作。辰六作之。而能工。然辰六固  
不以詩餘爲工也。今天下詩餘大興。而歌法無傳。唐  
時。小妓以能歌白樂天詩。遂得名。廣陵佳麗地。其  
有能歌。辰六詩餘。吾知必名於江淮之間矣。

朱錫鬯曰。澹蕩往復。使人情移。才情弗善。學之不  
工。語是未經人道處。淑芳才情。於此見矣。

○○徐禎起詩序

徐子禎起名晟吳門之隱君子也少以制舉文名海  
內既謝去攻古文辭詩誦詩尤工徐子好吾文則出  
其詩屬予叙之詩以真性情爲貴然今天下言詩者  
雖三尺童子市夫伶人稍能執筆成章句則莫不曰  
性情吾又何以論人之詩哉吾伯子之言曰學陶詩  
者不學其人而學其詩夫陶詩豈學其詩者所能學  
予是以論詩必先求其人以實之喜而笑悲而哭者  
人之性情也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而不知不哀之

不。足。以。害。吾。情。于。是。遭。路。人。之。喪。閉。行。墟。墓。之。側。則  
號。咷。擗。踊。如。喪。親。戚。方。自。以。爲。臨。喪。而。哀。吾。之。真。性。  
情。有。然。而。不。知。其。與。含。辛。致。淚。者。同。譏。而。並。笑。也。故。  
自。天。下。好。爲。真。性。情。之。詩。而。性。情。愈。隱。詩。之。道。或。幾。  
乎。亡。矣。徐。子。執。節。守。道。三。十。年。日。困。于。飢。寒。不。變。其。  
守。與。人。忠。信。篤。厚。而。別。識。甚。精。

其爲詩自漢魏以暨三唐則又皆學之能  
工余讀其黃孝子向堅紀孝詩及冬日感遇諸作頗  
挫沈鬱幾與古人方駕其他巧力雜呈寧使其辭之

或有不工必不使稍有矯飾以自害其性情故徐子之詩與其人表裏相稱此吾樂得而交之道其詩不厭也夫山有朽壤則崩木心朽則必折無真氣以貫之物未有不敗者天下之害由于人無真氣柱朽棟橈而大廈傾焉其端見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禍發于君國嗚呼是豈獨詩也哉

李灌溪先生曰論真性情處刺骨之論非顧起之真君子勺庭固不發也

蔡九霞日語到處筆力亦入木三分故知妙理非

妙筆不傳

○娛墨軒遺詩敘

予客西陵，兄事沈子羽。思朗思出，示所作，見嫂黃夫人傳。既介其嗣子叔竑，奉夫人娛墨軒遺詩，請予敘之。以行。夫人諱修媚，字媚清，江西督學貞甫先生季女。十五而適沈君羽。文性嗜書，羽文習業之暇，輒就夫人論書史。室後有小竹林，爲羽文讀書處。夫人亦時親就鼓琴。自娛。嘗同羽文泛舟西湖，留連累月。日夜月循蘇堤，至南高峰，隨地觴咏，人望之若神仙。叔姒錢氏如玉，亦能詩。夫人與酬唱，情好甚密。竑其仲

子也。因以嗣夫人。而甲申後，夫人勸羽文罷舉子業，更喜讀離騷九歌九章，激楚之音，與羽文叔竑及諸從子，月課爲詩。然少不當意，卽棄去。故存者少。予所見，又僅五言古詩，近體也。夫人詩氣韻清古，無少有俗下，非閨人其能無傳乎？予內人亦粗通筆墨，年少相歡，得旣以不舉子善病。二十年間，恒轉牀第，而予十年，又以授徒好訪友，恒客外。今二年，且未返山。觀夫人倡和詩，閨房之際，于心不勝戚戚。然夫人亦達矣哉！夫人七歲能彈琴，八歲能詩。貞甫先生嘗爲

之曰此男也吾門其大矣傳又稱夫人晚讀論語孟子  
子輒有悟又好讀顧宗伯史約年五十而卒葬南山  
其生時爲羽文三置妾及諸慈孝事並詳傳不具論  
云

汪子偉曰其文風致蕭疎如曲闌修竹下有流水  
上有白雲相爲映帶



○來鶴詩叙

新安張君以韜僑於常熟屋城之南偏有鶴翩然下  
庭際久而不去於是主人以來鶴名其堂自爲記四  
方能文士咸作詩歌之積日帙成累十叅而未止主  
人愛鶴重文雅將付諸梓人時予客吳門乃命扁舟  
謁予爲叙蓋

易稱鶴

鳴在陰其子和之詩言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鳥之  
見於經於

靈鳥而外固莫先於鶴矣

衛侯好鶴而百姓怨之東萊氏以爲國家養虛名

之士高談坐論之人與鶴無異夫自古高士隱民恒  
好之君子不以爲病至有竊比之于者然是鶴也不  
於山松而來於城之庭則又何也竺法深曰吾雖在  
朱門如遊蓬戶古有碎世牆東者不必盡南山之南  
也。測。主。人。以。之。各。其。堂。也。因。置。

諸詩歌中皆言張氏有世德以韜  
悔。悔。修。君。子。之。行。故。以。鶴。來。之。

異。徵。之。夫。詩。歌。之。應。於。四。加。耶。亦。在。陰。

之。和。九。舉。之。聞。之。義。也。余。於。是。樂。

得而叙之

陸勅先曰蘊藉多風意義都在筆墨蹊徑之外  
毛黼季曰流風迴雪落花依草差足擬其婉致

○○初蓉園詩叙

世之爲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爲三百篇也。有故。非特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人不盡作。作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無有者。弗強道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於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卽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載生平。

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於後世無足怪者至於三  
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  
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於今日特爲相  
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爲工者而顧欲  
躋之於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溧陽彭子爰琴  
之詩三唐之詩也有樸素含蓄而不盡者有雄偉典  
則熊熊然若日中之光不可偏視者有婉秀而悽麗  
者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則又非三唐之詩而爰琴  
之詩也然爰琴所以能爲三唐正在於此予與爰琴

未識面。爰琴因友人。迺且菴。貽予初蓉閣詩。而屬之  
叙。予讀其九日登岱。宗遇雪。詩點綴風雅。驅策漢魏。  
蒼莽浩瀚。踰三千言。初覽之。若齊魯青色。昏曉不辨。  
細而跡之。則有主峯。有枝輔。群山萬派。趨踴於其前。  
而于尺之。水瀉其腋也。予因為想象。爰琴其形觀必  
修偉軒傑。吐聲若洪鐘。鬚髯甚美。他日見爰琴。試以  
驗之。乃至黃公此或如太史公轉此所稱子房意外婦人致橫好女生則予為  
失言。當與爰琴携手而大笑也。

黃仙裳曰。嚴滄浪詩話。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

語誤人不小。爰奉博極群書。融化而出。故能力追  
古人。叔子取多用少。一語可以救今日風雅之衰  
。迨且菴日前半論詩。最確當。後段單抽登代詩。從  
空中一一盤轉。出奇無窮。

○唐邢若詩序

唐子邢若、以君子稱於吳門、而好風雅之言、哀所爲詩、將刻之、今天下詩稱極盛矣、然論者以爲漢魏三唐、皆可學而至、獨三百篇則不能予、則謂漢魏三唐人庸有學之、而不至三百篇、詩特患人不欲爲、欲之顧未有不能者、蓋三百篇學士大夫、以至征夫思婦、皆有之、不假學問而能工者、意真也、人無真意而求工於詩、辟猶附塗而粉澤之、施以繪彩、則幾何其能久也、邢若家庭孝友、篤於行善、每歲所爲利澤人



事甚多而絕未嘗有近名之意獨恂恂然以爲吾之  
爲人當如是而已此其人固得三百篇之意者

天下能詩者多而真詩絕少爲漢  
魏爲三唐皆有之所無者作者之面取取邢若上不  
必襲古人下不必俛同時好溫醅樸雅自發真意  
盡則止豈與夫繡其盤悅取悅口耳以美七尺之軀  
者比哉噫此邢若之所以爲君子也

徐禎起曰溫醅樸雅足以評邢若之人卽足以評

此文

○楊雨三遺詩序

門人楊作霖少學詩詩垂成而沒沒之日子啟京方  
五歲又十四年啟京亦學作詩遂編輯其父遺詩請  
予刪定而序之得若干首作霖字雨三子姨甥也幼  
警慧長而親子嘗從學翠微山毋以他事召之歸慍  
不肯行予謂之日汝聽吾教唯學文已乎不能忠信  
孝弟何貴乎親子乃立束書行自是奉母命唯謹死  
之日母哭之數垂絕又少有隱過及啟京生仰天自  
誓日吾所不改此過者當天是子絕吾後也發憤卓

然欲爲君子而詩亦日進間作古文多思理嗚呼未  
幾不幸死矣余妻弟謝曲齋慷慨重氣誼諸甥中最  
愛爾三亦夭死余痛之如折左右手而尤恨其皆少  
年負志氣不克成就於學爲可哀也啟京志不忌死  
父然當如父勇于聽吾教心唯而身行則真不死其  
父也夫

○游京口南山詩引

辛亥四月予客揚州李礪園招游金焦宗子發欣然  
從之既渡江大風江埃揚埃白浪拍山腰兩山微茫  
若被烟雨乃游南山經鶴林招隱洞夾山入公諸勝  
予家金精第一峰奇石四十里岩洞窈冥怪詭視南  
山無足當意予欲反李子強予終游蓮花洞天適雨  
至則山石哈呀菌苔側垂露房綴薜雨濡濡如晨風  
滴露蒼厓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洞口立小石峰古  
梅樹信杖偃蓋倚峰巒洞梧桐高百尺孤生石角雨

益下山僧進櫻筍。三子據案作詩。無紙。各以白磁碟  
起草。摘玉簪葉書之。子方倚梧下。作礪園種竹圖。說  
竟。而二子詩成。並正。子遂不更作。引其篇端云。

何遜南日以記爲敘。愈見其老而蒼勁中。

帶秀逸

龍塢遺詩叙

有山林岩谷閉戶著書享高名於時而懷市心有奇操  
羸於通都大市而端方特立灑然抱物外之致者嗚呼  
知人豈不甚難哉休寧黃君鳴岐居質肆高義動  
大江南北自縉紳先生下至負販之夫莫不稱黃君  
盛德長者癸卯夏自翠微峯來壽君七十爲言先人  
養素先生之爲人出其遺詩示余余卒讀而嘆先生  
之詩固如是先生少好學遇奇棄而講積著理且數  
十年昔孔子稱丹雘之藏晏平仲以蘭本告曾子先

生雖天資高。數十年出入。寢食於貨利。宜稍有所汨。沒剝蝕。不得全其天真。今觀先生詩。夷猶清適。若山林有道之士。夫豈無故而然哉。先生爲人。方直能緩急。人性愛梅。環屋樹之。故其詩。梅下作居。冬周濂溪先生爲愛蓮說。言人皆愛牡丹。予獨愛蓮。今世人所愛者。何物。而先生獨愛此。天地閉塞。草木黃落之時。之皎然清且寒者。則誠何故也。嗚岐忠孝。疆立隱然。有歲寒後彫之氣。有以也夫。

彭躬菴曰。論旨周旋不俗。末結風神矯舉。

○滌餘遺詩引

滌餘者首山中千賢公燕居之軒。藥地大師所命名者也。中千受法于藥地所爲叅學及登座語其弟子別已板行。又間以其餘爲詩。中千爲人誠朴。與人交久益有情。山主蕭子孟昉每不欲中千爲詩。曰公實地人。毋效世人作文。字禪也。然中千好詩。及所作他文已成帙。終藏弄不令孟昉見之。而與王子竹亭謀欲自負其稿。偕走數百里詣翠微山謁予。會亂作不果。予適到首山。中千大喜。盡出稿屬予定之。詩溫厚。



和雅與其爲人相似。旣卒業而中。千死矣。時孟昉自臨江歸。哭之慟。而謂予曰。惜哉。然吾聞其竊爲詩。不知爲詩何如。予乃出滌餘草篋中。孟昉覽之。大喜曰。吾不敢沒吾死友。使無傳也。于是取其尤者刻之。

○梓室銘序

諸子世傑之生。先徵君既命以名，稍長，問從徵君游。徵君撫之曰：成人當字汝。與士父諸父弗聞也。既冠，伯兄謀所以字之。世傑爲稱前命，世傑從余受學三年，跽而請曰：大父所以字不肖甚厚，不肖不敢忘。雖然，不肖欲思有以聞名而思懼者，敢請叔父更有命之。叔父曰：汝有燕私之居，吾爲汝銘，名之曰梓室。夫梓，儻然俯也。有子道焉，夫爲子者，豈惟敬其父母？孝經曰：愛親者不敢侮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

故曰忿言不出于口。惡言不反于身。且夫子父母在。不去兩髦。苟強耆艾焉。恂恂如孺子。昔王溥年三十。二拜丞相。父祚每見客。溥未嘗不朝服侍立。此其說在。鸛斯之三章。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夫父母之土。其樹不敢不敬。而况于族屬婚友。銘曰。母易口。將出走。母肆言。墜厥元。哆爾口。人剡手。我控拳。刺刃先。身何居室安。諸敬尔儀。慎爾思。

李咸。三日辭嚴義正。視名二子。疏較爲典重。銘辭尤以警刻見古。

○ 虎丘中秋讌集詩序

壬子八月余客吳門將歸琴徵峯宗子發自廣陵獨身持襖被來送以十三日至十四夜觀燈聽度曲於虎丘雲間張帶三越九許葵園扁舟來與同郡沈貞園相遇於石上明日夜吳六益朱雪田張梅巖亦自雲間至於時天助清氣明月揚輝綠樹華燈高下千火肩摩之聲砰若殷雷旣而人影漸稀青天月正越丸移舟可中亭畔觥籌旣交吟咏遂發六益於是捲袂揮毫俄成七言二律杯酒未涼觀者如堵余乃反

覆其詩爲激楚之歌。人聲無譌。木葉欲下。貢園越九  
諸子。相次詩成。長老云。虎丘中秋之會。往惟絕盛。比  
年水旱。歲殺不登。困於徵稅。民瘠已甚。蓋十七。其六  
七。知余恨不及見。此盛時。然猶有太平遺風焉。宜諸  
子詩之慨當以慷也。是夕也。有官吏張燕于南樓。度  
曲者不至。帶三先生。以被寒不出。亦有詩會者。自百  
里至數千里。故交新知。咸用欣慨。寧都魏禧序。

黃仙裳日虎丘明月易於備序。叔子文與世運有  
關係。欣慨交心。應移我情。憶壬午中秋。同馮子猶  
先輩對月石上。今余亦老至。暇  
日當爲小述一補太平遺事也。

○借一亭賞牡丹詩序

乙卯暮春予以祀事入城溫子匡雲曰吾欲潔新尊來子兄弟于借一之亭而寒雨不解亭際牡丹僅蓓蕾子能待乎予謝不能溫子乃爲期二日明日雨止又明日晴而牡丹同人旣集春日載暄高樹絳桃之英沾于衣帶觥籌旣交主賓暢悅蓓蕾之中筵而花者又方四五香氣拂几幔客醉者欲醒不能飲者手杯而醉主人乃指花而告客曰此吾先兄初第自鳳陽以來者也先是中一本最盛花朵如盃自先兄

之。亡。是。不。復。作。花。矣。予。聞。之。歎。息。嗟。乎。世。徒。以。牡。丹。  
為。富。貴。富。貴。無。常。何。足。道。是。花。榮。衰。不。忘。故。主。今。又。  
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謂。花。之。君。子。可。也。諸。同。人。何。可。  
無。詩。叔。子。魏。禧。序

門人王鉞曰風旨慨然

○ ○ 拳石齋詩序

歙縣黃翁清持年七十二好爲詩凡游眺燕會必有作天機所屬動多佳句爲人所傳誦其海陵宗人仙袋予同學友也以詩名天下而好朋友重氣誼別七年相見于揚州仙裳主翁館舍數爲予言翁家世子過仙裳翁必出亦時偕仙裳持尊酒過予寓樓相談詩今天下詩稱極盛然逞逞摹擬蹈襲

使讀者不知爲誰

何之作何篇題之詩



余嘗愛翁詩如秦淮秋泛紅袖尙從

高閣見清歌偏使白頭聞題米家山詩小橋水過灘

聲急落入淺溪作鳥啼雨中讀書鴉啼向山樹犬吠

出庭苔紅葉聲宜秋容聽色愛夕陽佳秋圃雜咏瓊

霞紅映渚秋月白穿林春圃喜友人見遇肩扉搜句

得掃徑待人來秋懷遶屋樹聲疑夜壑隔溪雲影憶

秋江鶯柴門盡日無人到偏送新聲傍酒缸野興盡

日尋僧過竹院有時行藥到花洲皆清新高秀興致

條然讀者不復知爲老年之作又如程休如生日總

角友朋俱老大班衣子命已冠裳過韓侯釣臺一飯不能忘漂母終身豈肯負高皇則蒼德牢壯又開一格矣而翁克脩內行于孝思尤篤有中秋是老父生日之作如今見月親何處哭到參橫月落時至情之言使讀者不知其涕淚之何從也

翁五子並以文

武成名身不關外事故得優游肆意于吟咏而詩又最敏頃譙集康山翁同仙裳暨諸子羣從皆在夜闌酒罷子笑謂諸君當有詩而予爲叙明日犁且予方

熟。睡。有。董。子。扣。門。則。翁。詩。居。然。成。矣。其。項。聯。云。高。根。  
未。落。留。秋。色。寒。菊。遲。開。笑。老。顏。翁。風。韻。大。率。如。此。  
楊。聖。藻。日。指。題。佳。句。如。百。花。五。嶺。簇。可。愛。于。諸。敘。  
中。又。變。一。格。

宗。定。九。日。清。持。翁。號。詩。與。令。弟。仙。裳。暨。五。子。四。侄。  
皆。工。吟。咏。江。夏。唱。和。之。盛。無。比。得。叔。子。淋。漓。叙。次。  
又。標。出。佳。要。千。古。而。下。文。傳。而。詩。亦。傳。昔。萬。茂。先。  
語。黎。美。周。吾。黨。中。有。一。二。人。傳。則。人。人。傳。矣。信。哉。  
丘。邦。士。日。瀟。踈。繚。繞。

〇〇黃妃懷詩序

泰州黃仙裳氏有才子曰陽生三歲而失母及其長

也取國風陟岵瞻母之義字曰岵懷仙裳以詩名於

通篇從此生情

世愛此子也而嘗示余以其詩岵懷才高不肯試有

詩好為詩詩清逸多唐人氣調自號晉漁以見志岵

再提

懷之失母也育於祖母仙裳氏為余言其事祖母至

孝祖母病篤為祖母下嘗葬州府以孝舉于督學使

者使者下教褒之祖母母忌日皆痛哭齧食余聞而

嘆息按

詩疏

無草木日岫有日岫爾雅日岫有草木岫無草木余  
 不知其孰是妄意母字孕男女子如山生草木詩疏  
 解近是嶮懷趨北堂如登童山無所有則可通乎爾  
 雅也其詩歌纏綿悽愴雖蓼莪小宛之情何以過  
 焉仙裳氏更娶有仲子交三嘗詣余揚州見其制舉  
 文甚才美仙裳獨勤歎屬余序岫懷之詩夫入情每  
 私後婦而薄其前子仙裳氏義不忌也其斯為詩人  
 也與

揚次璧日從空處發揮實義文之低徊無窮

○樹德堂詩叙

丁巳孟冬予將自廣陵之吳門于子寶庭絮尊酒招予爲別且言曰子何去之速也其遂將歸翠微乎予曰吾聞真州有桃花塢溪水出其中舟行二十里若泛明霞明年仲春與友人爲花期當相見也寶庭曰真州花比年稍衰謝吾家塘村去村四十里有口堰者桃最盛方花時灼煉萬株垂錦十餘里極望無際子有意乎予聞之喜極大笑杯酒覆衣袂蓋予生平僻於花於桃尤甚○詩○處○如○游○魚○出○洞○曰使成是游也諸君賦詩予當爲

叙時王正子在坐因爲予言實庭故工詩而實庭護

未皇也予索覽不得正子乃強發其篋得五七言律

絕一帙予命童子移燭去即句於坐上讀之清華而

多姿若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上清溪帶其下也獨

實庭詩皆近體無古詩游覽之作唯五言古最工叙

述魏晉六朝諸家往往以此得名而淵明咏桃花源

巖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其詩乃復古質雋永出顏

謝之上實庭以工近體之加求工於古詩其何所不

爲工吾知日堰看花實庭必有魏晉之作出而

示我矣。

費此度日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上，清溪帶其下，  
可以評詩，卽可以評此文。



○○○費所中詩叙

余伏處山中二十年、所交友多持高節、篤行不與世俯仰、比年欲游名山大川、交天下奇偉非常人、於是踰江涉淮、南盡吳會、東渡錢塘、大率與山中諸子、才相伯仲、吳門奇士、費所中、棄諸生教授、余因武林沈甸華造之、相問勞而別、未之奇也、會所中足疾、遣其門人何吉士報謁、何生三造余、不遇、則屬其友蔣君自洞庭來訪、且曰、吾見此人老、驥伏櫪、詩似頗有奇者、中秋之夕、余與蔣君買舟、竟造何生所、留三日、傳

論古今之故私喜此二人者殆非常士而何生言吾之學蓋親得於費先生云余反造所中聽其論史讀其詩所中真奇士也所中於權奇之書無不究而其學得陰符孫武韓非爲深人有以文章名節譽已者所中則面發赤搖手相戒若將反唇而詬詈已者然迺其所爲詩感慨激昂深奇之氣固已鬱勃蓬萃而不可遏與其論史實相表裏所中讀史當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鬪風雨交馳雷電並擊則揚眉抵掌掀髯而笑其神采百倍平日及夫天下既定

裂。主。而。封。量。才。而。官。修。吏。治。興。禮。樂。則。嗒。然。不。能。終。  
篇。心。煩。慮。散。若。白。日。而。欲。寢。者。余。竊。怪。以。所。中。才。使。  
生。四。五。十。年。之。前。譬。之。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所。  
中。縱。負。奇。必。不。肯。爲。黃。巢。朱。溫。老。死。貧。賤。固。無。足。怪。  
不。幸。而。生。今。日。天。生。所。中。疑。若。有。意。所。中。亦。自。疑。其。  
才。當。爲。世。用。乃。年。近。五。十。衣。食。不。自。聊。終。歲。課。句。讀。  
爲。童。子。師。感。慨。激。昂。之。氣。不。得。不。發。之。於。詩。而。世。無。  
知。者。則。果。何。爲。也。余。將。溯。大。江。而。歸。所。中。贈。余。以。言。  
曰。今。使。子。捐。棄。文。章。毀。名。義。而。使。子。爲。牛。馬。爲。盜。賊。

則何如矣。所中命余叙其詩，余爲言其詩所爲作者如此。

丘邦士曰：序詩精神全在說論史上，反將論史感慨到詩，因帶出費生贈已語，而命序詩便結胸中洗脫超接不凡。

弟和公曰：如此奇人，非如此奇文，不足寫之。中間推就處若劍鋒出入匣間，時有光鋸欲傷人手。

○○詩遜序

梵林子采方外與隱者之詩，選而輯之，名曰詩遜。

遜非君子所得已也。易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已爲君子而人爲小人，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樂。然不幸與之遇，則不可使吾之爲小人，又不能使彼之爲君子。於是而遜之義出焉。民之逸者，莫過許由、巢父。孔子論次逸民，則自伯夷、叔齊以下，而不及巢由。豈非以巢由生當堯舜，頌自沈冥于箕山，潁水之間，是不當遜，而遜者也不當遜。

而遜當遜而不遜皆不可謂之君子。故曰：遜非君子所得已也。此其說可以論詩。詩之爲道，主于溫厚和平。此不惡之義也。止于禮義，此嚴之謂也。不惡者寬以全天下之小人，嚴者重以責遜之君子。傳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君子物身立言，自踰禮法而顧欲疾小人于已，甚幾何其不敗乎。山之在天下也，其遠于天甚矣。然而嶽嶽然特立，竦峙處，不易其加，變不損其節。瞻之者有泰山喬嶽之慕焉。所謂不得志，修身見于世也。而今之爲詩，憤世，訾俗，多哀怨激越之

音。夷。也。其。行。耶。與。世。俗。人。無。幾。異。者。何。惡。而。不。駭。者。  
之。多。也。故。必。爲。山。而。後。可。以。遷。爲。山。而。在。天。下。而。後。  
謂。之。遷。

然。則。詩。之。遷。焉。者。蓋。寡。矣。

而。又。豈。易。得。

之。哉。楚。林。子。本。乎。儒。而。

逃。于。禪。者。晤。於。釋。經。以。質。之。

秦。燈。巖。曰。借。詩。遷。之。目。發。揮。遷。卦。之。旨。可。以。補。先  
儒。所。未。及。精。謂。有。遷。學。者。然。後。能。潛。見。一。如。然。後  
能。遷。於。詩。古。今。詩。教。中。惟。劉。文。靖。陳。白。沙。兩。先。生。

可謂兼之矣此文小中見大風世勵俗大寓詩人  
中正和平之意吾謂文亦有遜義焉○易以遜名  
卦不獨取隱遜之義書曰臣無以寵利居成功亦  
遜義也故序卦傳云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  
以遜請附此以質高賢  
丘邦士曰正直雄勁真大家之文



○○容軒詩序

十五國莫強於秦而詩亦秦唯矯悍。雖思婦怨女皆  
隱然有不可馴伏之氣。故言詩者必本其土風。凌子  
蔚侯秦人也。而家廣陵。以能詩名。予嘗于曾子止山  
過日集。鄧子孝威詩觀見之。及予客廣陵。主其鄉人  
楊子聖藻。又爲予道蔚侯近詩之美。介而相見。魁然  
偉傑。爲真秦產。蔚侯折簡招予。談甚歡。出其近詩。都  
雅婉麗。則多廣陵之風焉。夫蔚侯生長廣陵。去秦久  
故。與古人搽土風者異邪。詩于體雅頌無所不備。而

婉而善入者爲工。故美詩者動以爲合風人之旨。苟  
婉而善入。其何擇于秦于廣陵。昔者周都鄴鄙。以孝  
友睦嫺教化其民。及秦尙富強。好武事。風俗頓壞。漢  
建國秦都。屢世獎孝弟之科。而其民丕然以變。蔚侯  
辭家北征。所著詩歌多思母懷兄之作。又有感時諸  
詩。凡所以追念其先人者。徘徊悱惻。得周漢遺風。而  
七言律詩尤稱壯傑。燕子磯北固次陽瓜步等作。雖  
比于秦風之雄。何多讓焉。蔚侯別業在湖墅。取詩雅  
有懷二人之義。以名其堂。嘗屬予爲之記。余以爲慎。

言。行。勉。立。事。功。皆。孝。子。所。以。不。忘。其。親。者。固。不。僅。與。蔚。侯。言。詩。然。蔚。侯。雅。好。詩。其。可。名。于。世。者。已。如。此。矣。遂。復。爲。之。叙。其。詩。而。還。之。

謝漢襄曰以秦與廣陵爲案

又從周漢轉入

凌子孝友之詩無一筆猶人處此神似承叔而最變化之文

○○二汪遺詩叙

二汪遺詩者汪子舟次之弟三韓季璨之作也三韓

性伉邁爲詩若不經意而自然高爽得古人之逸凡

一百一篇三韓初以善病學於吳門馬羊山高明兼

禪玄之學三韓病旣瘳方年少氣銳得其師說益大

言高論以古人自期或開口罵世上人舟次往往摧

抑之而三韓以知吐納術輒自恃輕用其身耽於酒

竟以此發病卒舟次以爲恨而痛其才至今悲之不

已也方三韓之病季璨侍兄疾數月不懈季璨之少

也。舟次以其不令惡之。至是大喜。三韓死會家益落。季琛乃委身主會計。毫髮無所私。三年而病死。死之日。妻子敝衣。衾簡篋中。得質肆紙數十。皆季琛所質。衣服用器劑也。舟次益痛哭。初舟次以善詩名當世。既而三韓又能詩。舟次嘗與季琛夜飲酒。謂之曰。汝何願對日。但得家饒足。不憂父母。吾有詩百首。傳於世。足矣。而季琛乃竟能詩。及死得葦溪詩一冊。其清新可存者。蓋六十餘篇。其不及百篇者。命也。嗚呼。使二人者。不卽死。或更展十年二十年死。安知其不與。

舟次方驚惜哉。舟次哀二弟爲刻其遺詩而請予叙之。遂並次其爲人以告於世。三韓汪琦、季璨、汪瑋也。吳野人日以傳爲叙。此古體也。篇中三韓季璨分合牽拂。又以舟次爲綱。跌宕嗚咽。得史歐佳處。爲二汪寫生。而舟次所以裁成愛惜二弟者。亦一一如畫。

汪蛟門曰：只就二子性情偏處叙入。便躍躍如生。何嘗一字說詩。卽二子小傳也。僕久欲爲兩亡弟作詩序。忽忽未暇。今得此名篇。竟無作可也。

○了溪一家詩序

南豐甘京學道二十年既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

江云、点、綴

成已又取甘氏十九世祖靜軒公以下七人詩編次

之名曰了溪一家詩命其友人易堂魏禧為之序

序受讀之作而嘆曰甚矣京之有本也京好學能詩

交負匡濟才既而棄諸生隱居為童子師自給閩中

今聞其名欲歲奉白金十五斤為壽致之幕中京勿

無端中生議論人

應解意京卓犖自奮當特起族里為了水不祧之宗

及讀一家詩乃知京立身砥行其先世固有是也

軒公生元末辟本州學正不就及高皇帝御極之

二年以薦授本縣訓導歷官路城縣丞十六年不調

卒於官嗚呼其始以學正辟不就其後知丞而不

辭斯古之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卒懷才抱璞

以沈寔不試者非其性之惡富貴而樂貧賤也蓋大

有所不得已焉爾借客發揮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

辭不就語人曰我任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

禧竊以為士不苟祿以辱身蓋其天性翊縱不哭金

川門當必不肯為太倉學官靜軒公生元末其志嶷

此良士高人分劑處最微妙



以下散敘  
如州雨造  
離百川際  
滙光景焉

然若此此豈有新故之感迫於其中有生平之首要  
於先礪於後哉宜其子孫皆能仰其意得報報公之  
風為多也公諸詩英偉忠誠之槩猶若可見諸眉宇  
使得究其所施當與宋文憲王文節諸公齊驅先後  
稱開國名臣惜也其僅以丞終云公二世時雨公為  
御史執法不阿其後竹窗公不肯營美選以慙妻子  
學古公丞太和有政績西峯公訓導浦城修縣志引  
楊震四知拒貴人子金白水公籌策滅封山賊修族  
譜置義田京之父為應侯公篤孝聽京不就試曰昔  
散敘中小提頌

人有一子不欲以也也京所為詩有恭謁孝陵

命門人恭摹高皇帝像及十苦歌下堂曲諸篇因自

編錄附之而并及其族弟素素詩不多作出處畧與

京同並出學古公復昔宋末崇仁有甘泳工詩人謂

其全體似李賀而不涉於怪性剛直不娶有林和靖

風元至元庚寅卒亦終身不仕泳卒先靜軒公生二

十八年予和得見京所修全譜不知崇仁在溪山

丹陽之望否也京字健齋長禮一歲禮兄事之

江玉仲曰八人中自詳畧有輕重有分合散而能

選接

選照

又作餘波支情愈備恍不定

又華拂

率詩

以開各作餘波

收整而不盡、穿貫有經、變化不測、此史公之遺法也。

弟和公日情深意痛、發爲和平繚繞之音、使人味之不窮、望之不能極、其離合出入之數、至其斷續牽拂、如片雲零亂、隨風舒卷。此文針線最密、却只是信手相遭、遂成妙緒。若必一一經營、雖十年不成一文矣。文章之妙、通于化工。此類是也。

○○江湖一客詩叙

游道廣而聲詩盛、近古以來、未有過于今日、而宣城袁子士旦亦工詩而好游、自題其草曰、江湖一客詩、若曰、吾亦江湖之一客、云爾、嗟乎、逃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自市之人視之、豈不一跡而並術乎哉、袁子自嶺南出、欲訪予於翠微峰上、余適就醫過贛、相見甚驚喜、與之談、浹日、又讀其詩、其志意、豈客中人哉、而其詩、蒼秀雄麗、足與作者抗衡、吾甚怪夫袁子、年甚少、何其老于詩、若是也、袁子有當世之志、以游結友

四方其詩之工。才藝之美。人得而知之。其志意非復  
交游所能道。然而袁子則且以詩游矣。袁子曰。吾將  
遍歷秦楚齊晉燕趙之都。窮九邊之塞。而後反乎吾  
廬也。千里之江。必一直一曲。鵬飛九萬里。而六月息。  
袁子其且游且休乎。九州之野。必有浸焉。以畜其患。  
漫而洩焉。以流于無窮。故夫江之必有湖也。彼勞于  
客者。知之以之。爲詩爲文。爲事業。亦猶是也。嗟乎。非  
袁子。吾誰與語此。

宋牧仲曰。以古潔之筆。鼓灑瀚之氣。文僅三百字。

而爲湍激、爲滄蓄、爲奔放、無所不有、真昌黎得意  
作也、叔子文不輕作、讀此可以知士旦之詩、與其  
人矣、

○○問山詩集叙

庚申五月雁水丁公以分守嶺北路出金陵部民魏  
禧將就鑿桑林亦暫停於此公開之枉車騎臨客舍  
不值明日報謁公首詢地方利弊繼談詩因出示問  
山詩集而命以序蓋禧贛之寧都人也而公泉州人  
贛閩粵壤相錯贛屬利害必與閩粵爲連卽比年事  
可觀矣古者太史采十五國之詩獻于天子閩與吾  
江西無與其時文教未開風雅之道爲蠻方所不講  
近數百年間人文輩起足與中原南服相畸勝故能

聲詩者山郡水邑多有其人而公特以詩名于南北士大夫之間者且數十年夫泉州濱海之地貨寶所克物其人奇巧多藝能倘韓愈氏所謂天地清淑之氣于是焉窮非丹砂物寶所能節而技巧之智不足以勝其氣故特鍾之於公歟比年閩粵旣靖吾韻稍稍休息徵役之困尚未知所息肩百室空虛而民愁苦猶且絃誦咏歌者比戶而不絕以公之寬仁振之以學道之化拊循而涵濡之所謂小人易使者亦庶幾其可見禧讀公詩和厚而深摯藹然爲仁人君子









所必至也。已。予得放還山。已輿床上船。秋浦索數言  
于册爲倚枕。口授秋浦自書之。

門人甘表曰。從一清字生出許多光景。便爾清而不  
孤。此文最與其詩相肖。

許士重詩敘

山靜而草木生人靜而思慮出詩之爲物觸于境感于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爲之根則囂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于句字侈于文而真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歟許子士重靜者也身處闐闐而有深山之容與之接言訥然不出諸口退然如不勝其和吾意許子其當爲詩人歟他日故人羅飯牛持一編過予曰此士重詩也士重蓋可與言詩者而又以子爲能言子其言之予力疾爲點定

而告飯牛日子善畫吾請與子言畫吾卧翠微山中

常犁且起望句天宇初開萬物東作殷殷隆隆山色

靜然而虛靜無一物每恨不得如子者追而画之夫

尺幅之画山水草樹石樓臺人物之形風雲之變紛

然雜出其上素之所餘幾不足以容指而善画者之

画則若未嘗有一筆一墨之著于其間此何以哉靜

故也吾寓桂山與孔正叔先生夜半起望月詩曰竹

露滴空堦草蟲鳴宿莽始知靜者心原不辭衆響蓋

羣籟競作而境愈寂予于是歎靜者之一無所有

無所不有也。許子詩情真而意悟，吐辭有章而斐然，澤於文藻，非靜其誰能之？子其爲我復許子。許子益務知乎靜之爲無所不有，則豈獨于詩耶？工矣哉！

門人甘表曰：只就靜字發揮，却倏忽無端，如烟雲之出沒。

○○○淮游草序

鄧子木上自金陵之淮得五言律詩三十首名勝之地有詩。古賢豪遺跡有詩。哭故人有詩。聞見之所觸有詩。詩之情無所不備于此可以想見木上也。木上年方壯承其家大夫之學竭其才可以無所不能今能于詩已如此昔人稱五言律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木上詩雅馴而多牢壯之氣選詞徵調不斲至于工不止所謂四十賢人者吾見其卽于次矣夫江淮之通自吳夫差伐齊始至秦隋益增大之夫差



以好大喜功亡其國。秦隋用此失天下。然漕運之利。工賈百貨。仕宦行李。所經于後世爲末。弊而天下未。有戴其功而稱其義者。蓋其心本以快一己之欲。傷。萬民之命。初非有逸道使民之志。故雖利及萬世而。論者徒見其罪而不見其功也。陳琳爲何進謀。誅宦。官可謂先識人。僅以文章美之。淮陰侯受顯誅于未。央。後世無一人言信反者。而漂母以一飯獲千金之。利。誠爲奇貨。然至今廟祀。誦義無窮。未嘗以覲利言。漂母然則後世之公論。亦各本其初心耳。木上懷古。

詩悠然有言外之旨。諸如骨殖船迴軍、黃河清、江浦  
諸作，則又多慨當以慷之風焉。昔陳容卽席、次臧洪  
之義、千古爲烈。予嘗客寶應，拜二烈士祠，聞其墓地  
亦在數十里內。予不工詩，未有作。木上他日，倘再游  
淮上，當有慨慷淋漓之作，以補今草所未逮也。

甘健齋曰：從江淮鑿空出大議論，須看其次第收  
拾，到切近處，意法微妙，一結又從淮上抽出，二客  
作烟波俯仰不盡。

門人羅民受曰：發論自標獨見，却一「于」詩上關

會。古人稱老筆紛披者如此。

○華子三詩敘

吳門華子三好爲詩、板行者二寸許、方爲之不止也。吾嘗論子三詩、文雅蘊藉、不爲鈎棘之言、霍摩雕繪之辭、而自然多情。子三其以無所以求異者、異於夫人之爲詩者歟。吾友蜀人余生生、年六十、善詩、好結友、而觥觥少所可、數爲子道子三詩、其人重氣、誼可交。子至吳、相與往還、將歸、翠微峰請子三來、佐筆墨。子時寓紅板橋南樓、賓客早暮至、不絕。每夜、燭燈火上、始得從容盥漱者、幾二月。率未嘗作詩、酬答人、獨

作詩贈子三。子三乃捧詩而泣。既子執爨，一老婦躡梯上，驚告子曰：華君何事擁書讀且哭耶？哭二日夜。兩目盡腫。及行，送子舟中，相與拜。子三哭不能起。嗟乎！趙景真一見稽叔夜，千里追逐，狂病陽走。彼龍章鳳姿之士，固宜有然者。予何足當子三意？而子山顧若是，以子三之情爲詩。詩何所不爲？工況其浸淫於風雅，多歷年所，而又有朋友之助。予別子三五年，子三詩必日進，快不知更高幾寸。其念子游眺歌咏，山水之間，又不知灑淚幾何。詎子將買舟來吳門，遂與

子三相見而先敘其詩寄之。終前諾且以問于三。丁巳孟夏日

門人鮑夔生日與致勃舉寫于三真情中便饒奇氣也

○○二集自序

予。以。文。章。謬。爲。海。內。所。知。然。博。學。長。才。深。思。之。士。成。一。家。言。者。縉。紳。布。衣。不。勝。指。數。自。顧。荒。陋。無。能。爲。役。而。就。正。有。道。與。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未。能。釋。然。于。懷。是。以。妄。灾。梨。棗。實。繁。篇。章。今。初。集。目。錄。已。定。繼。此。所。作。別。爲。二。集。予。觀。古。人。晚。年。文。必。加。進。杜。老。夔。州。東。坡。海。外。皆。別。出。風。格。今。自。視。二。集。與。初。集。了。無。進。境。大。約。少。壯。學。疏。又。衰。老。多。病。不。能。博。覽。窮。思。鮮。所。新。得。鄙。猶。自。知。況。海。內。名。人。鉅。公。乎。予。費。日。月。已。五。

十有七年自矢得邀天幸逢七十四甲子之正取六十既周後此並屬餘年便當焚棄筆硯蕭閒願適待天年之盡無爲勞擾歲月自戕壽命矣庚申七月望易堂魏禧識於吳門

門人彭厚本日僅以文章名世非師之幸後此事業文章或自是始不可逆料焚棄之說未爲定論也



○○長嘯閣詩敘

王子樸菴以雄才聞于南北而好爲詩歌律絕諸作多唐人風調七言古則磊砢跌宕淋漓雖春秋佳日燕酬歡樂其慨慷之氣有不可得而遏抑者足與其表相稱昔人言劉項不讀書今讀大風垓下之歌豈復詩人所能作至曹孟德短歌行則高氣雄辭自拔於西漢三國所稱萬人敵若雲長翼德子龍諸君莫不有著述然後知世固無不讀書之豪傑特不肯以讀書名耳樸菴貧無一畝之田半畝之宮以自養僦

屋而居。仰交遊而食。四方士。嘗滿其南樓。尊酒頻注。耳熱賦詩。浹日夜。不倦而樸菴。又好色。夫詩酒之於好色。甚近。人情類然。然相人無如季。而釀薄暮之春。司馬相如。負凌雲氣。終致消渴疾。樸菴有用才。吾願其長咏山榛。隰苓之詩。寄思于西方美人。東門如雲。諸賦。則掩卷而勿道也。

蔡璣先曰。前半極雄偉。後則極懇切。皆歸于詩真。常山蛇勢。所擊必應也。

門人梁質人曰。節短勢長。氣自雄宕。似僞檀與章宗論當世人物時也。